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 
第九十七回 鑽天鼠恰逢開山豹 黑妖狐巧遇花面狼

《西江月》曰：凡事不可大意，飲酒更要留心。低聲下氣假慇懃，一片虛情難認。粗人不知是假，智者亦信為真。一朝中計毒更深，何不早為思忖。

且說盧方、徐慶、智化等，這日由晨起望與北俠等分手，一路之上尋找大人，武昌府會齊，前文說過。說書的一張嘴，難說兩家話，何況好幾路事。再說各路找大人的這些人，路上俱都有事。

單說他們走來峰前山的盧方、徐慶、黑妖狐智化、龍滔、姚猛、史雲共六個人，離了晨起望，撲奔夾峰前山。走了兩日，這日正往前走，忽見前面一個山嘴子，忽聽見鑼聲一響，「噲啾啾」。大眾等立住身軀，觀看山寇，約有四五百號嘍兵，青布短衣襟，腰繫紗包，青布褲子，有鞞靴，有薄底靴子的，高矮胖瘦不等。當中有兩桿皂色的纛旗，上有白字，用白綢子包出字繡在旗子之上，如同書寫的一般。一個是開山大王，一個是立山二大王。兩桿旗下，閃出兩匹馬來。瞧這兩家大王好看：垂手青銅盔，青銅甲，綠羅袍，獅蠻帶，青銅搭鈞，三環套月，肋佩純鋼，兩扇綠緞征裙，五彩花戰靴，青銅魚踏尾，三折吊掛，前後護心鏡，鞞甲繡九股攢成，背後護旗，雙插雉雞翎，胸前搭用一對狐裘；面如生蟹蓋，紅雙眉，金眼，翻鼻孔，火盆口，暴長鬚鬚不大甚長，如同赤線相仿；提一口峒嶺古月象鼻刀，跨下一匹艾葉青騮獸，鞍韉鮮明，倒掛威武鈴，鬚尾亂乍，蹄跳咆哮，尾巴倒撒，嘶溜溜的吼叫。再看這個，鑲鐵盔，鑲鐵甲，皂羅袍，獅蠻帶，跨下一匹黑馬，手擎三股托天叉，往臉上一看，面賽煙燻，長了一臉的白癩，騎一匹坐騎，鬪將上來，說：「此山是我開，此樹是我栽。要打山前過，留下買路財。」

智爺接過來說：「管保是牙崩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不管哩。我告訴你，咱們都是線上的合字。」

徐慶大吼了一聲，說：「沒有那麼大工夫，與這小子說這些閒話！」躡將上去，就要動手。兩個賊一個橫刀，一個托叉，大吼了一聲說：「黑漢少往前進，通上名來，好在寨主爺的刀下殞命。」徐慶說：「小寇聽真，你老爺山西祁縣人氏，鐵嶺衛帶刀六品校尉之職，穿山鼠徐三老爺就是我老人家。莫不成你們兩個鼠輩也有個名姓嗎？」兩個山賊一聽說：「原來你就是穿山鼠徐慶。」徐三爺說：「然也！」賊又說：「你們這裡可有鑽天鼠姓盧的？」盧爺聞聽，一個箭步躡將上來，說：「某家就姓盧。兩個鼠寇可認的你盧大老爺？」兩個賊人又問：「你們這裡可有翻江鼠姓蔣的？」徐慶說：「你四老爺未來，上別處去了。」賊人又問：「可有徹地鼠姓韓的？」徐慶說：「你不用絮絮叨叨，過來受死罷！」賊人說：「徐三老爺不必如此，我們問明白言語，還有好心獻上。」依著徐慶要動手，智爺把他攔住，說：「三哥不必如此，問問他還有什麼好心獻上。」隨即說：「二位寨主，你們還有什麼好心獻上，快些說來。」山賊問：「尊公的貴姓？」智爺說：「也不用絮絮叨叨，我都告訴你們。那個黑臉的，人稱鐵錘將飛鏢大將軍，他叫姚猛。那個白方面、短黑鬚的，他叫大漢龍滔。那個黃臉的，叫愣大漢史雲。」

我姓智，單名一個化字，匪號人稱黑妖狐。」就見兩個山賊彼此一瞧，這個山賊彼此一瞧，這個說：「我的哥哥。」那個說：「我的兄弟，你我可等著了。」見兩個人「鏗啾啾」，扔刀的扔刀，扔叉的扔叉，全都是滾鞍下馬，一擦開甲，雙膝點地，衝著六位磕頭說：「小寇二人在山中，等候眾位老爺們的大駕。」

智爺一瞧，就是一怔，事情來的古怪。徐慶那管青黃皂白，說：「起來罷！兩個小子，你不劫奪我們了，我們也不殺你。」智爺說：「等等，三哥，有話問他們。」三爺說：「對，你問問這兩個小子罷。」智爺問：「二位寨主貴姓高名？」一個說：「小寇姓馮，叫馮天相，匪號人稱開山豹。這是我拜弟，他姓侯，他叫侯俊傑，他有外號，叫花面狼。」智爺說：「你們有什麼好心獻上？」那賊說：「你們幾位不是尋找大人？我們連大人帶沈中元的下落，俱都知曉。說將出來，求幾位老爺作個引線之人，我們情願棄了高山，歸降大宋。就是與眾位老爺們牽馬墜蹬，也是情甘願意。」智爺說：「你既知曉我們的來歷，我們也不必隱瞞於你，正是各處尋找大人。你要說出大人的下落，你要棄暗投明，我們焉有不作引線之人的道理。你們就說，眼下沈中元現在那裡？」兩個人一口同音，說道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處，請眾位老爺們到山上，我們備一杯薄酒，慢慢再講。」徐慶說：「好啊！咱們到山上喝他們個酒兒，這有了大人的下落，咱們也就不忙了。」

智爺說：「且慢。人心隔肚皮，就憑這麼一句話，咱們就上山去？咱們地理不熟，倘若中了他們的詭計，那還了得！」徐慶說：「憑這兩個小子，他們敢嗎？除非是他們不要腦袋了。」智爺說：「你可別說呀，等我問問。」隨叫道：「馮寨主，這座山叫什麼山？」馮天相說：「叫豹花嶺。」智爺說：「我且問你們二位，丟大人你們怎麼會知道？這裡頭必有情節。」

馮天相、侯俊傑一同說道：「有情節沒有情節，我們焉能知曉？實不瞞眾位，我們先前就在王府，皆因王爺寵幸著鎮八方王官雷英，別人是誰他也沒看到眼內。他淨瞧上鎮八方雷英了，可就待別人有限。我們弟兄二人這個性情如烈火一般，自己就暗暗的不辭而別，離了王府，就到了這個豹花嶺。我們也是怕遇見大宋的官人。我們要是不住此山，遇王府人也是禍，遇大宋人也是禍，無奈之何，暫居豹花嶺。忽然這日沈中元到，是我們舊日的朋友，焉有不讓上山來的道理？我們以為他還在王府呢，原來他也不在王府了。他提怎麼害了鄧車，棄暗投明沒投上，這麼一口氣，他把大人盜將出來，顯顯他的手段。他把地方安置妥當，連大人帶他姑母，然後用車一並接來。先前一聽，我們是渾人，怕是有禍，說我們這山狹小，讓他上來峰山去。後來一想，不如就此機會，拿了沈中元，救了大人，我們豈不是進獻之功呢？後來就告訴他，只管把你姑母、大人接在此處，有你這足智多謀的人料亦無妨，他也就點了頭了。如今他去接大人與他姑母去了，我們正要往官府去送信，怕趕不及，可巧你們眾位老爺們到了，這是活該大人的福分不小。這是已往從前，我們不敢隱瞞你們眾位老爺們。」

徐慶說：「智賢弟，你看這裡頭還有什麼假造嗎？」智爺說：「據我看來不妥。」

馮天相說：「你們幾位不必疑心，本來素不相識，有你們老爺們這一想：人心隔肚皮。」

你們幾位要不願上山，我們也不深讓，你們就在這臨近地方找一店住下。他幾時把大人接到，我們就把他捆上，連大人一並送去，可就顯出我們的真心來了。可別離此甚遠。

我們請著大人，押了沈中元，倘若教官人遇見，就把我們辦了，我們吃罪不起。」徐慶說：「智賢弟，也不必多疑了，你要不去，我就去了。有不怕死的隨我來，一同的上山。」智爺說：「誰也不怕死，沒有怕死的人。咱們就一同上山。」徐慶說：「我看他們也沒什麼詭計。縱讓他們有什麼詭計，諒也無妨。要在山上，我叫穿山鼠，也沒他們什麼大便宜。」智爺說：「既是三哥這麼說，咱們就上山。」開山豹、花面狼兩個人一齊說道：「眾位老爺們要犯疑猜，可就不必上山了。」徐慶說：「我們沒有疑猜之處，你們就前邊帶路罷。」

兩個山賊把馬交與嘍兵，撿了兵刃，前邊帶路。進了寨柵欄門，直奔分贓庭。到了裡面，大家落坐，兩個寨主一旁侍立。智爺說：「你們還不卸了甲冑嗎？」兩個答應一聲，出去卸了甲冑，換了一身便服，復又前來伺候。嘍兵獻上茶來。智爺讓他們坐下，兩個謙讓了半天，方才落坐。徐三爺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上茶來就喝。龍滔、姚猛、史雲，也就端起了茶盞。智爺衝著徐慶使了個眼色，徐三爺他那裡懂？智爺不好當面明攔，又怕錯疑了人家寨主，豈不叫人家恥笑嗎？又一想：「他們幾個人，不怕讓山賊蒙將過去。有自己同盧大哥，足是他們兩個山賊的對手。」想畢，也就不攔他們了。看他們喝了又要，一點詫異的地方沒有，盧爺也就喝了一碗。

徐慶說：「你們有酒沒有？」山王說：「酒倒是現成，我們不敢預備。」徐慶說：「有菜呀？」侯俊傑說：「菜也有，恐怕眾位老爺們疑心，不敢預備。」徐慶說：「我不怕，我看得出人來，你們兩個行不出那個狗娘養的事來。誰不怕死，誰跟著我喝酒；誰疑心，讓誰餓著。」馮天相說：「徐三老爺真稱得起是俠義肝膽，格外的慷慨。」隨即叫嘍兵擺酒。不費吹灰之力，頃刻間羅列

杯盤。徐慶就問：「誰喝？誰不喝？大哥喝不喝？」盧大爺心中也是有些犯疑，說道：「三弟既然要喝，咱們就喝。」盧爺知道智賢弟足智多謀，回頭問了問：「智賢弟，你喝不喝？」智爺說：「既然是三哥說喝，咱們就大家同喝。」龍滔、姚猛也就說喝。徐慶總還算粗中有點細，說：「兩個寨主，你們喝不喝？」兩個人說：「喝，我們焉有不喝之理。」徐慶一想：「他們喝，就更不怕了。」馮天相、侯俊傑兩個人執壺把盞，先給盧大爺把酒斟好，然後慢慢的都把酒斟起。

兩個山賊側坐旁陪，端起酒杯一讓道：「兩個人可是斗膽說，眾位還是有些疑心。」徐慶見他們面面相覷，不端酒杯，連自己也不敢喝了。兩個山寇一笑說：「世間可沒有這個情理，那有我們先喝的道理？我們要是不喝，眾位終是疑猜。」徐慶說：「對了，你們要是一派的好意，酒裡頭沒有什麼緣故，你們就先喝。」瞧這兩個人一喝，大家俱都歡喜，全都把酒端將起來。智化總是不喝，瞧著菜蔬。兩個山寇復又把各樣的菜蔬俱都嘗了一嘗。大家更覺放心。每遇上來的酒菜，必是山寇先吃。二人大樂說：「你我這可算腳踏了實地了。兩個人先醉，別人也就沒有疑心了。」連智爺也就答訕著喝起來了，獨他喝不到四五杯酒，六位英雄一齊翻身栽倒。若問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